

落日的余晖

重思19世纪英国诗学与美学



◎王柯平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落日的余晖

重思 19 世纪英国诗学与美学

◎王柯平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日的余晖：重思 19 世纪英国诗学与美学 / 王柯平著 .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24-10068-6

I . ①落… II . ①王… III . ①诗学—诗歌研究—英国

—19 世纪②美学—研究—英国—19 世纪

IV . ① I561.072 ② B83-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6458 号

落日的余晖

——重思 19 世纪英国诗学与美学

作 者 王柯平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12.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10068-6

定 价 22.00 元

前言

进入新千年后的十多个春秋里，我依然延续着上世纪末的工作重点，也就是所谓的“正业”，主要从事古希腊诗学与古代哲学的研习工作，先后撰写了《〈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已出版）、《〈法礼篇〉的道德诗学》（待出版）与《中国人的思维》（英文版）等书，翻译了《牛津西方哲学史之古代哲学》（已出版）等书。在此期间，我出于个人兴趣和工作需要等原因；从未中断了解和思索中英诗学与美学中的相关问题，这便是所谓的“辅业”。迄今，我拨冗撰写的一些中英文论文，有关中国诗学与美学的部分已先后在《流变与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诗学精神》（外文出版社）两书中结集出版。本书所集，便是这些年来发表的部分文稿，内容侧重 19 世纪的数位英国作家及其诗学与美学理论。在这方面，尚有不少令我颇感兴趣的人物及其思想，要待日后抽出时间专门予以探讨。

大家知道，英国 19 世纪正值维多利亚时期，该时期在英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进入彪炳史册的鼎盛阶段。维多利亚王朝借助船坚炮利的强势国力，实施对外扩张的殖民政策，使得大英帝国的疆土遍布世界各地，

在昼夜的交替之中，总有部分疆域处于阳光普照之下，由此形成英国历史上引以为豪的“日不落帝国”（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Empire）之称。如今，“日不落帝国”已成旧忆，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成就与美文传统，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些遗产，如同落日的余晖，依然闪烁着令人神往的光芒，装点着苍茫暮色中的山山水水，从而构成人们得以凝神观照的人文景观与慎思对象，化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晶与人类精神的财富，同时也被视作现代人追求艺术化生存时赖以借鉴的参照框架。当然，我也曾想，真若以此为鉴的话，或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盛世，除了追逐各种堂而皇之的数字成就以及五花八门的“标志性成果”之外，我们对于后世到底会留下什么样的哲理美文或历史遗响呢？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王维笔下的诗境委实令人神往。这不仅因为我自己喜欢游览古迹，而且也偏好观赏落日，这其中毫无消极遗世之意，只是个人钟情的一种凝照方式而已。对我而言，在当前这个浮躁嘈杂且庸碌无趣的散文化时代，借助静观与沉思进入历史且反观历史，不失其为一趟有益无害的精神之旅。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人从中获取一定的思想养分，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享受到一种清修的乐趣。要知道，重思维多利亚时期的诗学与美学要义及其进展路径，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既悠远玄妙又意味深长，犹如莅深谷而嗅幽兰、越荒漠而遇绿洲，其景致和余韵，总令人欣然而乐，生无限遐想。这种体验恰似前年我同夫人春游樱桃沟的经历。那是一个闲静美好的黄昏时分，我们坐在竹林旁、

精舍下，闭目养神，聆听古琴的演奏与潺潺的溪流。当时，我曾赋拙诗一首以记：

闲来精舍听古琴，

流水无意伴清音。

风吹樱桃花落去，

夕阳微语送黄昏。

这琴音、流水、落花与夕阳，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给予我们难于言表的雅趣和享受，引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心境与灵思。年过半百，我们一路走来，历经几多世变，甜酸苦辣，尽在其中，但我们始终静守书房，以学为乐，深感人生值得一过，这或许应和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古训箴言。

上述碎语，忝列前言。

王柯平

2008年夏写于京东杨榆斋

2013年初改于京北山月斋

目录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与理论特征 001

- 一、历史文化语境 002
- 二、哲学美学体系的缺失 009
- 三、实践过程中的文艺美学 012
- 四、物极必反的唯美主义运动 015
- 五、相对有别的群体与流派 019
- 六、审美文化的理想追求 023
- 七、心理学美学中的科学因素 026

第二章 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 029

- 一、《抒情歌谣集·序》的要点 034
- 二、弃旧图新的意向 046
- 三、天才旧说与诗人新论 049
- 四、趣味的生成与艺术的成果 058
- 五、艺术的界说：感性与理性 063
- 六、诗性与风格的关系 074
- 七、艺术的目的与自由的本质 081

第三章 罗斯金的艺术思想 085

- 一、绘画诗学观 089
- 二、论典型美 097
- 三、论活力美 (vital beauty) 112
- 四、想象力的三种形态 122
- 五、论崇高 (The sublime) 133
- 六、论画境 (The picturesque) 140
- 七、论艺术的特性 148
- 八、超以形外的负载 161

第四章 审美文化观溯源及反思 165

- 一、康德与席勒的审美文化理念 166
- 二、斯宾塞的审美文化观 173
- 三、莫里斯论审美文化与人民艺术 180
- 四、阿诺德论人类完善及其文化 190
- 五、佩特论人生的艺术化 199
- 六、20 世纪的审美文化批判 204
- 七、反思与觉解 216

第五章 鲍桑葵的美学史观 225

- 一、古希腊的审美意识及其三项原则 226

- 二、希腊—罗马文化时期的美学思想 229
- 三、中世纪的审美意识 231
- 四、但丁与莎士比亚的艺术追求 233
- 五、近代审美哲学与艺术批评的基本线索 234
- 六、德国美学的四部乐章 238
- 七、近代英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与前景展望 252
- 八、得与失的反思 255

附录 1 罗斯金文论选粹 260

- 一、诗性认识 (Poetic Knowledge) 260
- 二、想象能力 (The Imaginative Faculty) 261
- 三、联想性想象 265
- 四、洞察性想象 275
- 五、凝照性想象 285
- 六、情感的误置 289
- 七、大自然的灵感 299
- 八、风格的道德性 304
- 九、古典派与浪漫派 307

附录 2 近现代西方美学路线图 309

- 一、艺术与道德：1870 年前后的美学 309

二、形式与情感：世纪之交的美学 327

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学：艺术与解放 350

引用文献 376

主要参考文献 383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与理论特征

19 世纪的英国诗学与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浪漫派思潮的波及，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受到唯心论哲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创构出类似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哲学美学体系，但却在艺术实践过程中造就了世人称道的伟大作品、独特多样的文艺美学以及丰富鲜活的审美文化。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提出的美的基本理念，历经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阶梯式传承与发展，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中达到了现代人所能达到的理论建构或观念体系的高峰，进而在英国实际审美意识与具体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深度的发展。于是，随着人们的眼光更加敏锐、艺术杰作的不断涌现以及艺术鉴赏的普及流行，有关美、美感与趣味的种种学说及其审美反思，相应地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玄思走向科学，用鲍桑葵的话说，则是“从形式过渡到特征，从画框的美过渡到绘画的美”^[1]。结果，人从中获益良多，不仅大幅度地解放和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意识与趣味判断能力，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成之为人或更加富有人性了，同时也更有能力寻

[1] Cf. Bernard Bosanquet, *A History of Aesthetic*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7), p. 463.

另参阅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590 页。

找到满足自身对于美的迫切需要的方法途径了。^[1]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的语境出发, 简要论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美学思想与审美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历史文化语境

比较而言, 真正主导 19 世纪政治生态与社会状况的基本要素, 似乎都与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和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有着不解之缘。在英国, 自由主义运动、激进浪漫主义思潮、保守或进步的社会改革及其立法议案等等, 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民众政客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变化的影响; 而实利主义的商业文化、海上霸权与帝国扩张、古物掠夺与文艺繁荣、民主精神与自然主义、富豪阶层的兴起与傲慢的岛气以及文化的重建等等, 均与建立在工业革命成果基础上的维多利亚王朝不无关系。

在 18 世纪的英国, 法国影响曾经使上层社会为之倾倒, 这种情景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一度达到高潮。最初, 当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批消息传到英伦三岛时, 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 几乎异口

[1] 鲍桑葵在总结英国 19 世纪美学时指出: “尽管遇到这一切不利的条件, 但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之为人了, 他定能找到满足自身对于美的迫切需要的方法途径。”

(“But in spite of all hostile conditions, man is more human now than ever he was before, and he will find out the way to satisfy his imperious need for beauty.” Cf. Bernard Bosanquet, *A History of Aesthetic*, p. 469) 我个人认为, 这一结论不仅适应于 19 世纪的英国民众, 而且也适用于当时的法国民众乃至欧洲其他国度的同时代人。

同声地欢呼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而有益的壮举。然而，当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流血事件之后，当其激进主义的精神在爱尔兰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使议会成功获得绝对独立和最高权力之时，当闻知都柏林的公共宴会上发出“愿法国的清风吹得我们爱尔兰的橡树欣欣向荣！”之类的祝酒词时，英国举国上下一片惶恐，感到君主制、宗教与财产权等全部民族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在不绝于耳的谴责声浪中，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法国影响因此被一扫而空。在反对者的人群里面，不仅包括积极拥护国王与教会的托利党人，也包括大多数代表资产阶级的辉格党人。他们伴随着心理上的强烈恐惧感，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以及对拿破仑的憎恨超越了一切合理的限度，其政治立场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导致了如下境况：议会改革停滞，保守而反动的浪潮兴起，热衷于实施绞刑来处置反对意见者的欲望再次发酵，旧法令所包含的叛逆罪的定义得到相应的引申，人身保护法令遭到中止，公共舆论与请愿权利遭到压制，言论与出版自由遭到严控。特别是在苏格兰，野蛮的旧法令复活了，不少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们只因意见不同，就被当作普通的囚犯，流放到荒蛮遥远的澳大利亚监禁地。

在人类历史上，压迫与反抗总是孪生的一对。在高压统治下的英国，1819年发生了曼彻斯特的骚动，奉命进击的骑兵团冲进人群，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可怜的赤手空拳的骚动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一时期精神生活的政治背景无疑是黑暗的。其所以黑暗，是因为法国自由运动的过火行为在中产阶级中间造成了恐怖，

是因为骄横的托利党专制成性和教会横施压迫，是因为爱尔兰天主教徒与英国工匠洒下了热血，是因为当政者的反动狭隘与王室的腐败无能。^[1] 自不待言，这种黑暗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诚如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英国政治家罗米利在 1808 年的日记里所言：“说起法国大革命及其一切伴随而来的恐怖在这个国家造成了什么恶果，如果任何人希望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他就应当本着人道的和自由主义的原则，试图实行一些立法方面的改革。那时他就会发现，法国大革命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灵中不仅灌输了对于革新的愚蠢恐惧，而且灌输了野蛮的精神。”^[2] 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在这种政治背景中，“对于革新的愚蠢恐惧”与“野蛮的精神”必然会刺激追新猎奇的潜在欲求、向往自由民主的美好愿景与愤世嫉俗的革命精神。事实证明，这一点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自然主义诗人和以拜伦为代表的激进浪漫主义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与革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特别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火车船舰的相继问世，19 世纪英国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在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Times, 1837-1901），海上霸权加速了对外扩张，庞大的殖民地加速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同时也迎来了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与

[1] 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4—35 页。

[2] 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3 页。

辉煌的理论成果（如进化论），最终造就了这个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与“日不落帝国”。当然，这一切成就也使一部分英国政客、富豪或既得利益者陶醉在繁华的景象之中，滋长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傲慢情绪，有的甚至利用夸张的赞誉来引导与教化民众，来为帝国盛世歌功颂德。譬如，罗巴克就曾这样向民众高声宣讲：你们“肩负着英国的伟业。看看你们的功绩吧！我扫视英国，看到了你们建造的城市，你们修筑的铁路，你们制造的产品，还有满载货物的举世无双的商船！我看到，你们靠自己的力气，将从前荒芜的岛屿变成了果实累累的花园。我知道是你们创造了财富，是你们让一个国家的名字威震四海”！^[1]应当看到，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种腔调与心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此相应的工具崇拜心理、财富占有欲望或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在唯利是图的商业文化的浸润与助长下，导致英国社会不但缺乏追求高雅的文化、人性整体和谐与全面发展的精神，反倒弥漫着浓厚的自满与庸俗气息，盛行着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泛滥着缺乏秩序、准则与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现状与国民心态，日益引起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的反感、反思与批判，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以嘲讽、挖苦的口吻与犀利、尖刻的分析，把批评的矛头转向维多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指陈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弊病，以概括的方式把英国阶层划分为三类人，即讲究贵族派头的野蛮

[1] 参阅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页。

人（贵族）、附庸风雅的非利士人（中产阶级）与粗野无知的群氓（平民）。同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在精神追求、文化趣味与思想行动方面过分地希伯来化或基督教化了，因此缺乏积极向上、思想活跃、热爱自由与美的希腊精神（Hellenism），这将有碍于建构美与雅的文化，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难以达到高度平衡与臻至完美的境界。阿诺德划分人群的依据及其文化批判观念，在《美好与光明》、《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以及《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等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其中难免有偏颇与激进的成分，但其反映现实的独立视角与匡正时弊的真诚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难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对阿诺德做出如此评价，认为阿诺德代表“维多利亚时期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报纸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勒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束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对整个社会生活能产生影响的思想”^[1]。

历史地看，至少有五大因素刺激了英国当时文艺创作与美学思想的发展：其一，生活的富裕、交通工具的便捷与旅游活动的兴起，人们在欣赏或考察英国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强化了英国人热爱自然的民族习性，产生了描绘自然的风景画家，同时也进一

[1] Terry Eagleton, "Sweetness and Light for All: Matthew Arnold and the search for a common ground to replace religion," in *Giants Refreshed* of TLS, Jan. 21, 2000, p. 15. 转引自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页。

步推动了方兴未艾的浪漫自然主义诗歌、绘画与文艺思潮，其中湖畔派诗人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二，借助强盛的国力和海外探险及其掠夺等多种方式，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运到英国，珍藏在英国的乡村别墅中和国家博物馆中。^[1] 结果，古希腊各历史阶段的艺术品及其美的价值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激发了整个社会关注文化艺术的积极热情，致使谈论艺术、鉴赏艺术以及创造艺术日渐流行，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其三，迅速发展的工商业文化以实利主义为主要特征，以追求利润与财富的最大化为基本目的，这样便使衍生于劳动技术与工具革新的工具崇拜心理以及工具理性进一步泛化，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轻视工匠的手艺，但却更加看重机器生产。这种情况无论是反映在艺术生产还是商品生产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鉴赏的品位、作品的质量、审美的价值等等。因此，在浪漫主义美学精神的感召下，在前拉斐尔画派艺术实践的影响下，一些文人雅士如罗斯金与莫里斯之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以哥特式建筑为代表的中世纪艺术及其工艺，继而将其理想化为艺术与工艺的参照物，同时积极倡导新形势下的审美文化与人民艺术，期望以此来抵制庸俗粗鄙的富豪风尚，消解傲慢自得的狭隘岛气，确立典雅的艺术范式，

[1] 譬如，在 1815 年之前，大英博物馆内没有任何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作品。但就在 1815 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古物收藏委员会，经过一番周折，大英博物馆最终从收藏家埃尔金勋爵那里收购到一批古希腊大理石像，大约在同时还搜罗到菲加雷亚饰带。从那时起，还进而搜罗到公元前 6 世纪、前 4 世纪和前 3 世纪的作品，最终填补了这几个时期古希腊作品收藏的空白。参阅：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565 页。